

# 作者的幸运,编辑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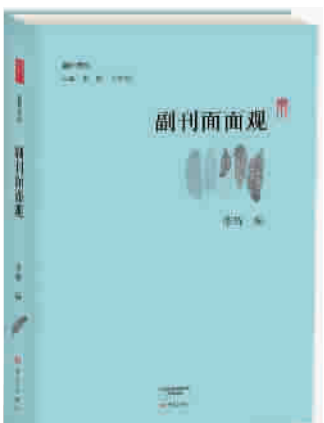
## ——读李辉编著《副刊面面观》

◆ 车厘子

副刊是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历史悠久。副刊的作用,对文学来说“善莫大焉”,是培养作家的重要阵地。一部中国副刊史,也可视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在新文学运动兴起后,现代作家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是通过副刊问世的,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巴金的小说《家》等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率先发表的,谁还能说副刊不重要吗?

其实,研究副刊的专家学者并不少,可是多年来没有出现一套关于副刊的专题文集,在作家、资深媒体人李辉和大众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现在实现了这套大规模的“副刊文丛”,群英荟萃,特别是读了其中由李辉本人编选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副刊面面观》,更觉琳琅满目,爱不释手。

李辉退休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个性鲜明,敢说敢写。李辉做了三十多年的副刊编辑,经手的名家大作不计其数,当然很多都



出自文坛老前辈,所以也会有朋友调侃他是“靠老头老太吃饭”的。反映到《副刊面面观》这本编著中,选入的文章作者里,现当代文学界重量级的“老头老太”真不少,按目录的顺序有黄裳、柯灵、沈从文、孙伏园、吴祖光、夏衍、萧乾、臧克家、张恨水、周瘦鹃、冰心、孙犁等,皆为名宿耆老,陈子善也只能算“小年轻”了。夏衍公最风趣,写的短文题为

《做厨子不易》,直接把编辑比作厨子,生动形象,开头就写:“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也当过副刊编辑的萧乾先生则在《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一文中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自己早年作为作者用心向副刊投稿的情形“于是,每个礼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太湖的石舫上,望着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庙的倒影发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阵炽热时,才赶紧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像扶乱般地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

书的编者李辉自己写的长文《现代文人与副刊》也收录在内,在我读来更像是一篇完美的综述,道前人所未道,很有价值;李辉开门见山地抛出观点“现代文人中,与报纸副刊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是编者,就是作者”,

再以丰富史实佐证;同时他又深入挖掘了许多史料细节,为读者还原了当年文坛的美谈佳话。李辉举了一连串的例子,徐志摩担任副刊编辑时发现了尚未成名的沈从文并大力推介,沈从文当副刊编辑后也全力栽培萧乾等文学青年,萧乾当副刊编辑后又积极扶持严文井、刘白羽等——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对此李辉妙手偶得,写下一金句“能够遇到编辑知音,是作者的幸运;能够成为作者的知音,也会是编辑的快乐”;文中李辉还强调编辑与作者之间“贵在两相知”,这诚然是一语道破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编辑与作者彼此相知固然可贵,但双方的利益实则难以对等,作者很可能凭借编辑的帮助而暴得大名,编辑却不一定通过作者的成名也出风头,搞不好还得担不小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编辑更像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功成弗居。

伴随纸媒的生态变化,如今副刊越发珍贵。我依然爱读各地报纸的副刊,如《人民日报》“大地”、《光明日报》“文荟”,上海的《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夜光杯”,以及《宁波晚报》“三江月”等,各有独到之处。想起那些迄今素未谋面、平常只有邮件往来的副刊编辑们的关照信任,我也感铭于心,这份荣幸,值得精心守护。

### 新书速递

#### 《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这本书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瑞典学院发表的获奖演说。在这篇演讲中,石黑一雄回顾了自己的童年经历,讲述自己如何踏上文学的旅程。在回忆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中,石黑一雄以一种轻松谦虚的语调,讲述了他创作生涯中几个具有启示意义的转折点。在演说的最后,石黑还对当代文学提出呼吁,呼吁以更多元化的态度拓展文学界,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文学体裁和形式。

本书为中英双语读物,读者不但能够欣赏到中文版的获奖演说,更能直接赏读这篇演讲的英语原文,进一步领略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文字魅力。

#### 《后谷歌时代》



《后谷歌时代:大数据的没落与区块链经济的崛起》是一部关于科技与经济的未来简史。

作者乔治·吉尔德认为,以大数据和机器智能为基础的谷歌时代(信息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代,但它即将终结。他向读者描述了谷歌所面临的信任与安全危机,并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后谷歌时代。谷歌用其惊人的“搜索和排序”能力吸引了整个世界。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看似免费小应用,诸如视频、地图、电子邮箱等,让众多用户对其欲罢不能。作者认为,缺乏信任与安全是谷歌致命的弱点,并且当前的计算机和网络体系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基于广告收入和个人隐私安全利用的自由经济将让位给基于隐私和安全的系统;“密算体系”——区块链及其衍生产品的新架构——才是人类的未来之所在。乔治·吉尔德对当前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科技与社会、经济、金融、人文以及人类竞争、价值创造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区块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谁将是区块链里的亚马逊、谷歌和脸书?没有确切答案,但吉尔德提供了一扇远望的窗口。

#### 《杨燕迪音乐文丛》



《杨燕迪音乐文丛》(增订版)是杨燕迪教授多年来在各个报刊杂志中发表的音乐评论文章集锦,包括《歌剧的误会》《遗憾的聆听》及《何谓懂音乐》三本。其中,《歌剧的误会》辑收录作者近年有关歌剧的散文和评论。歌剧作为特殊的艺术体裁,其间必然涉及音乐、文学、戏剧、景观、舞蹈等各类艺术品种的交叉与融通。就“音乐人文”的关切而论,歌剧自然是最适合这一解读视角的音乐种类之一,这也是杨燕迪近年持续关注歌剧并从事歌剧解读和批评的个中缘由。这些篇什中,有的属于歌剧原理性的散议,有的是歌剧的导赏性剖析,有的是歌剧演出之后的评论……所涉及的歌剧作曲家和剧目基本属于在国内舞台上演过的“主流”,但也有一些针对从未在中国舞台上亮相过的现代歌剧的引介。此次增订版又收录了自2014年以来作者撰写的新篇章,内容更加丰富饱满。

# 认识一个敏锐而温暖的观察者

## ——读伍佰下《一平方米的城市》

◆ 曾于里

不同于小说强烈的虚构性,散文强调真情实感,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渐渐描摹出作家的模样。这个过程像拼图。

伍佰下是上海一家大报老牌副刊“朝花”的主编,因邮件往来探讨过我的几篇文化评论,与他有过为数不多的交流。他是提携后辈的文学主编,宽厚、平和——这是我对素未谋面的他的仅有印象。他第一次把散文集结问世,并未在上海书展吆喝,也没有呼告大家购买评价。我的购买、阅读和评价,全然出于自发。经由《一平方米的城市》,我试图了解我所不了解的伍佰下。

这是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通过《上海,一次别离》《请让我发会儿呆,好吗?》《写给十四岁的你》等篇章,我看到一个“无底线地”爱着、宠着、让着儿子的父亲,他既失落于孩子与自己的些许疏离,不舍于孩子成长后的终将远离,却依旧会笑着目送他离开。伍佰下将中国式父母的深情、无私和“卑微”,写得淋漓尽致。

伍佰下的朋友应该会庆幸拥有他这样一个“知己”。他接触了诸多文化名家,《另一面的闵惠芬》《永远的高跟鞋》等写出了“独此一家的交往、接触与感悟”。与朋友相处,他则感叹能相伴一生者太难,但即便如此,曾一起相处过的岁月如此刻骨铭心。他在《朋友此一时,朋友彼一时》中写下与即将去国离乡的友人挥别时的感慨:“我忽然感觉不安,忽然觉得我可能又要失去什么,又忽然觉

得,我生命中的这一页友情,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被渐凉的秋风吹翻过去。”

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成长,又在上海展开笔墨的70后写作者,伍佰下将散文集命名为《一平方米的城市》,他笔下,上海自然是最重要的主角了。然而我们通过文字看到的他,却并未被目不斜视赶路的人群淹没,他漫步于上海各个角落,步伐不紧不慢,却始终保持着悉心观察、真诚体悟和深度思考。比如《对面的店家看过来》中,他竟然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路边一家小店四五年来换了几个东家。

他不满于如今许多人书写上海时,“依然抓住穷街、老房子和亭子间的故事不放,多少有点自拘和错位”,他想书写上海的当代景观:当代人物、当代情感、当代思考、当代精神。伍佰下的观察,带着温暖的底色。《你做的披萨啥味道》对边缘人物的惻隐,《我的地下我的铁》中与生活的豁达和解,《那些需要从容安放的光和亮》对城市宁静又躁动的复杂的理解……在感受丰富驳杂、多元精彩之余,他同样注视到这座城市不那么“光鲜、平顺、奢华”的一面,并给予它们宽厚的理解。

但伍佰下又是敏锐且尖锐的,他常常从某些细微又具体的意向切入观察,由具象进入抽象,进入对城市底色、当代生活以及人的精神状况的批评和反思。比如一杯白开水,让他联想到,“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染了某种时代病。我们越来越迷惑于



大音量的吹送,手舞足蹈的表白。不吃点辛辣,不蘸点大酱,嘴里就喊着没味,不多光顾那些第一口寡淡、无色,看上去平淡无奇,不起泡沫,不带浪花的白水。直到我们终于发现,有各种有味道的液体,原来是勾兑了各种添加剂和不明成分的”。排队时一双推人的手,令伍佰下反思人类的“手是用来干什么的?显示力量的。包括借助力量,给予力量,抵挡力量,制造力量。当然,也包括向你的同类制造后推力”,但给予读者以强烈道德力量的,是下面这个提醒,“可也不要忘记,你的人生,总会有一刻,哪怕是极少的瞬间,会做出双手合十的动作。用它来叩问心灵,祈祷心安”。

读毕《一平方米的城市》,一个更具生活质感、更底色斑驳、更复杂多元的上海的图像渐渐清晰。而伍佰下的形象也渐渐在读者眼中清晰起来,他是温情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厚积于业内的文学编辑,也是一个敏锐而温暖的生活观察家和思考者。



## 『不识边界』,以达丰盛

◆ 玖实

青年作家文珍的首部散文集《三四越界》在上海书展期间与读者见面。

文珍是近年来创作成绩斐然广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短短几年内就获得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十四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山花双年奖、第五届老舍文学中篇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

《三四越界》收录九篇如小说般曼妙曲折的风物文章,文后更附有作家亲笔手绘的三十四幅水彩插图。所谓“三四”,除经济学上著名的“三四定律”之外,亦有再三再四越界创作之意,由她原本擅长的小说跨界到散文,以洞悉世事的敏感,如电影导演一般,让镜头从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一一掠过,再闪回到过往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而亲自主绘插图,同样也是一种跨界创作的大胆尝试。

文珍很早就意识到了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的名实分野,因此,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一直尽力避免传统“美文”的纯抒情倾向,希望以一种尽可能朴素真诚的态度,列举文中提及的九种自己挚爱的事物——梦、花、抽屉、镜子、楼梯、船、书、灯、雨——在各种古今中外经典文本中的不同展现形式,又时时从他人书写回归自身亲历,分享生命所得。

文珍说,“这世界上有多少朵花,就有多少关于爱与活着的秘密”,她把自己第一本散文集题献给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一年、不幸因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去世的外婆。

这本悄然接续了中国传统诗文的咏物传统、文体又自由穿行于诗歌、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章集,是文珍一次对于童年生活和求学时代的整体性回望——她将之命名为“我所有小说、诗歌和白日梦的出处索隐”;事实上,除了对于往昔的深情追忆,更多的,则是作者试图借讲述已逝时光和心爱的物件,如和读者朋友们同坐夜航船般促膝交谈彼此平生,和每个既恋物也念旧的人,分享若干段悲喜难言的人生况味,世态炎凉。文珍在本书的后记中说,“不识边界的,当然不止爱的好奇心。想要的丰盛人生亦如是”。九个主题的另辟蹊径,一支妙笔的灵动尖新,加上如梦如幻的配画诗,以“越界”为名,全方位展现了文珍在虚构作品创作之外同样出色的才华。